



詩

十四一
十四二

小雅

甫田
什

服部文庫
117
166
17



117
166
17

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甫田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一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刺者刺其倉

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

甫田四章章十句

○正義曰經言成王庚稼千倉萬箱是倉廩實反明幽王之時倉廩虛也言適彼南畝耘耔黍稷是農人得職反明幽王之時農人失職也政煩賦重楚茨序文次四篇文勢大同此及下篇箋皆引之



言由政煩賦重故農人失其常職也若然賦重則倉應實倉虛則賦應輕而同刺之者以王貪而無藝故賦重而無節故倉虛由倉虛而賦更重以賦重而民逃散農人失職由政煩賦重所致其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賦重故箋先言倉廩虛則言政煩賦重也

俶彼甫田歲取十千傳俶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

言多也傳云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

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

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

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

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鐘傳倬陟

言

豐

雖本作壘根

云

互

詩作藟音同云藟卓也甫之田丈夫也直兩反依義丈夫是也本文作大夫一本甫之言夫也又一本甫

之言大也太古傳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傳尊

音泰見賢遍反者食新農夫食陳傳云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

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農年之

法如此傳食音嗣賒音奢貰音世又食夜反說今適

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傳耘除草也耔離本也傳

云今者今成王之法也使農人之南畝治其禾稼功

至力盡則薿薿然而茂盛於古言稅法今言治田玄

辭傳耘音雲沈又音運本又作芸音同耔音子攸介

毛詩流

卷十四之二

及古

攸止烝我髦士

傳

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

云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間暇則於廬舍及所

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為俊士之行音界

止大也烝之承反髦音毛鋤本或作助同士魚反間

音開處昌慮反肄以四反字亦作肄同行下孟反

疏俾彼至髦士○毛以為俾然明大者彼古太平之

時天下之大田也一歲之收乃取十千以其天下

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

畝之收舉十千多數而已以其大熟如此故詩人云

我取其陳者以食農人使一家之內尊老得食其新

粟卑穰食其陳粟是為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自古

太平有豐年其時如此故今成王之時亦奉而脩之

其萬民適彼南畝之內或耘除草本或壅其根本功

至力盡故今黍稷得凝凝然而茂盛收穫既多國用

充足所以成太功所以自安止又得進我民人成為

王

肆

令

奉

髦俊之士由倉廩實知禮節故豐年多獲髦士所以

得進也而幽于不脩之故舉以刺焉鄭惟今適南畝

三句同其首尾皆異言俾然明著者彼太古之時於

丈夫之所稅田一歲之中於一成之地取十千畝也

言賦斂不重倉廩盈實故於時之民見官有餘遂云

我從官取其倉廩之陳者而食我農夫之民所以紓

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故令國以足用下無困

乏自古豐有之年其法如此故今成王之時舉而脩

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中或耘或耔黍稷薿薿然茂

盛其農人所居廬舍及所止息之處間暇則以道藝

相講肄故得進我農人成其為俊士之行是農人盡

力而治田上依古法而稅斂政省賦輕倉廩以實今

王不能然故反以刺之○**傳**俾明至言多○正義曰

以雲漢云俾彼雲漢是明貌也言明者疾今不能言

古之明信故云明也齊甫田傳曰甫大也以言大田

故謂為天下田也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

十千言多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

毛詩疏

卷四之一

泐古閣

疏曰凡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皆申述毛說也。甫之至畝一鐘。正義曰以此章言自古有年又云今適南畝一章之內而有古今相對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宜為官之稅法稅法而言十千為有限之數則不據天下不可言大不得與齊之甫田同訓故云甫之言丈夫也穀梁傳曰夫猶傳也男子之美稱士冠禮註亦云甫丈夫之美稱甫或作父是為丈夫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言以禮法長於人可倚仗也是夫者有傳相之德而可倚仗謂之丈夫通天下男子之辭喪服曰丈夫婦人是也言明乎彼太古之時者以此詩據幽王之時而思古謂思成王也成王既古矣而今適南畝以成王之時為今則古又古於成王是為太古也按禮記郊特牲與士冠禮皆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下即云牟追夏后氏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然則大

古冠布在三代之前故註云唐虞以上曰太古然世代推移後之仰先皆為古矣古有遠近其言無常故易以文王為中古禮記以神農為中古各有所對為古不同則太古之名亦無定限此言太古古於成王則可未必要唐虞以上也孟子曰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則什一而稅堯舜已然此論稅法而言太古亦以太古為唐虞於理雖通但什一而稅三代皆然據今成王所脩不必要本堯舜信南山言成王奉禹之功則此太古蓋亦禹也言丈夫稅田謂於丈夫而稅其田以治田者男子故言於丈夫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者司馬法計之而然也司馬法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是九夫為井也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亦司馬法文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夫田有百畝故知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從此而累計之故知通稅千畝成稅萬畝也又解不言萬畝而稱十千意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明從井稅一夫為百畝千是通之稅故云十千以見之而不言萬畝也鄭以

為稅法者亦以此十千故耳。知此為田畝者以十千之文連甫田之下。明取十千之田。故知田畝非釜斛也。又解田之所收數言上地穀畝一鐘。明時和而收多。故稅輕而用足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鑿涇水為渠，並於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溉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彼瀉鹵之地灌溉之功畝收一鐘。明太平陰陽和風雨時。上地畝亦收一鐘也。昭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是鐘容六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碩半，為粟百五十碩。歲有上中下，上熟其收自四中，熟自三，下熟自倍。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碩，自三百五十碩，自倍三百碩，彼謂中平之地，上熟畝六碩，故本太平之上熟上地準關中為畝一鐘也。孟子曰：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賦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

制稅

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為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註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為什一之事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孟子對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引異外內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為郊外也。野人為郊外，則國中謂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既言百畝為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為什一也。若然九一而助

者為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為賦也故鄭玄通其率以什一為正若什一自賦為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一通率為什一也且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不言國中什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通率為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以為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為助對畿內之貢為異外內也按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其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又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云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然畿外諸侯不以穀入天子此若成稅萬畝是畿外助法則詩說天子之事得云歲取十千者以天子天下為家故美其收入之多則廣舉天下之田若貢之天子自可隨其所須變為貨物皆是稅穀市之亦得為天子所取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為明鄭據其言以什一

失

而徹為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其言取孟子為說而決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為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為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為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為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此井稅一夫是為定法而禹貢注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以禹貢九州之賦法凡有九等鄭欲品其多少無所比況

遂以九井擬之以示稅之多少耳非其實稅之也何則九州之地不至九倍若第一之州為三等豈第九千七百畝斯不然矣若亦以百畝二百畝三百畝為三等給之以地有薄厚差降其稅不可下州九家而共積一夫之稅此乃不近人情也明是以九等井稅擬之耳箋必易毛者以此詩之作刺幽王政煩賦重廢民農業而此章下言治田則此為稅法互言其事以相發明耳且取者自此取彼之辭耳歲取既為稅斂之言十千卽是期限之數若子孫千億萬億及疎文無指定可為多大之辭其此文與十千維耦百室盈止周公之東征四國成湯之式於九圍皆是數有限量不得為總舉大辭也又參之於司馬之書按之於一歲之稅其數正允其若合符故不從毛氏也而孫毓難云一歲之收裁是十里之豐謂箋之說不足以該天下然毓以所在天下大田皆有十千之收可而廣之則每於十里皆取十千何獨不可推而廣也鄭氏之說亦足通矣。尊者至食陳。正義曰。

言食我農人是辭有所別七月云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以對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是農夫別於眉壽彼農夫與此農人一也言農人食陳明對眉壽為尊者食新矣孫毓云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倉廩至如此。正義曰。上古之稅法一歲而歲取十千故知此言我取於官是倉廩有餘賒貸取而食之也以官有蓄積恐其久而腐敗所以紓出官粟之蓄積久滯者待秋收然後取民新穀以納官也於官則積而不腐亦是使民愛重存留此新穀也定本及集註皆作費義或然也地官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注云四時施之饒則老壯總為農人不與七月同也若然王制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則太平豐年當家自有積而得有貸官粟者然古今時運人亦一也作制者美古之辭據多以言不能使皆有蓄積猶今之豐年而民有貧而無食者稅斂有義用之以道以倉粟則陳陳相因民貧則貸取以食所以上下交濟海內又安豈

之

言皆無蓄積人盡取之也。傳。耘除草耨雖本。正義曰。食貨志云。后稷始畎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畎。長終畎一畎。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種於畎中。苗葉以上。稍耨龍草。因墾其土。以附苗根。比成。龍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薤薤而盛也。是說耘耨之事。附根。卽此雖本也。今者至治田互辭。正義曰。以上言自古有年。此言今以別之。而下言曾孫來止。故知今者成王之時也。言不奪農時。故得使農人知其南畝也。治田至以進。正義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明人成俊士。由田之得穀。故云。治田得穀。後士以進也。彼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為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言太平年豐。為功成治定。故後士以進。以田得穀。故耳。介舍至之行。正義曰。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為舍也。信南山云。中田有廬舍。則必歸於廬。止則隨其所倦而息。故介止分為二事也。禮使民鋤作耘耨。其有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相講論而肄習其業。言禮

耕

神

夫

者。以其禮法當然。非有禮文也。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且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卽此烝我髦士是也。以文承或耨。之下。以止舍講習。以成俊士。於理為切。故易傳。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云。以潔齊豐盛。與我

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本又作齋。又作齋。音資。注同。犧許宜。反為于。偽反。下為農親為為之皆同。我田既臧。農夫之慶。云。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

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蜡。仕詐反。勞力報。反篇末勞賜同。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

以

饗

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傳

田祖先嗇也穀善也

傳

云御

迎介助穀養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以

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

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峻

注同御牙稼反

反本亦作邠

傳

以我至士女○毛以為士絜黍稷茂

明報及與我儀而純色之羊用此齊牲以祭社稷以

祀四方以報其能成五穀之功也五穀成熟則我田

事已善矣於孟冬之月其農夫之人受慶賜謂息田

夫而嚮勞之也至前孟春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

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澍之雨以大得

我稷之與黍其成熟則人皆脩飾以善我士之與女

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惟以佑助我禾稼之黍稷及

其成熟當以養我士之與女為異餘同○**傳**器實至

於郊○正義曰經傳多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春
 官肆師祭之日表齋盛告潔注云黍六穀也則六穀
 總為齊天官甸師注云黍稷也惟以稷為黍者以稷
 是穀之長為諸穀之總名六穀皆為器之實故曰器
 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故桓六
 年左傳曰潔粢豐盛言為穀則潔清在器則豐滿是
 指器實為黍在器為盛也毛氏解社其言不明惟此
 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鄭駁異義以為社者五土
 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其
 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
 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又
 曰后土則社鄭志答趙商云后土為社謂輔作社神
 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
 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
 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
 乎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為社大封先告后土玄
 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田瓊問周禮大封先
 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答趙商曰當言后土土神

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也。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也。神不言也。死以爲社，而祭之，故曰：何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由此言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傳曰：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爲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爲后土。此人爲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社爲后土，且社亦土地之神，是后土之言參差不一。故弟子疑而發問也。宗伯大封告后土者，以其大封是土地之事，宜告土神，不告句龍，故云定爲后土。神檀弓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以諸侯守社稷，失地哭於社。故云后土，社也。此文與月令皆謂祭祀后土，則配社之神，故云社后土也。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故云社祭土神，以宗伯與左傳皆謂地爲后土，則土神宜稱后土，而中庸言社不言后土，故云省文，以理皆可通。故云欲定定之，亦可不須。

言也。言迎四方之神於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答趙商云：后土轉爲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二祀也。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常祀歲徧，此秋成報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也。○以潔至其功。正義曰：楚茨箋云：明猶潔也。齊言明，謂潔清。羊言犧，謂純色。故云以潔齊豐盛，與純色之羊，經言齊明，箋云：潔齊，文倒者，各從其便而言耳。郊特牲云：社稷大牢，則四方之神亦大牢。此獨言羊，以會句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而已。社謂陰祀，其犧用純黑色也。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知此社與四方皆爲秋祭報功者，以上言

謂

黍稷之盛而此言齊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下言農夫之慶當孟冬休息以御田祖是來春祈穀故知此祭在秋為時次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以彌田羅弊致禽以祀祊注云祊當為方聲之誤也彌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即引此詩云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良耜序云秋報社稷鄭駁異義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上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為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是祭社亦在秋也。我田至不通。正義曰農夫之得慶賜惟勞賜之耳歲事不成則無此勞息故言我田事既善則慶賜農夫也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者王者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而謂之大蜡又為臘先祖五祀因令黨正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勞賜農夫令得極歡大飲是為休息之知如此者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蜡也蜡者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是說大蜡之祭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臘門閭及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是說休息之事也郊特牲蜡祭之下又曰黃衣黃冠

而祭息田夫也注云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臘即次蜡之後與蜡異也郊特牲止云息田夫不謂之臘必知月令之臘祭與特牲息田夫為一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服云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其下別云黃衣黃冠而祭明非蜡也又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既蜡乃云息民明知息民非蜡息民與月令休息文同故知黃冠而祭為臘祭也是以註云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必也以此知臘在既蜡之後也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以此知黨正飲酒亦此時也下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恣民大飲也酒誥周公戒康叔禁民飲食民無故不飲酒歡樂今以歲穀豐熟場功畢入而特聽之故謂之慶賜勞息漢世每有國慶而賜民大酺亦此義也臘與息民蜡後為之以其與蜡同月若不為蜡則此事亦廢事皆相將故繫之蜡焉年不順成入蜡不通郊特牲文引此者解言我田既臧乃云農夫之慶之意也彼註數八蜡云先嗇一也司嗇二

也農三也郵表廢四也猶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
昆蟲八也此八蜡爲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四方百
物皆祭之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
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
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
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註云此謂
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又大宗伯云
臨辜祭四方百物註云謂醮饗及蜡祭是蜡祭四方
百物皆祭之○**田祖**至穀善○正義曰郊特牲註
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註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
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
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
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而後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
尊可以及早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食焉后土則五
穀所生本云句龍能平之則句龍亦在祭中而籥章
云以樂田峻尚及典田之大夫明兼后土后稷矣故
大司徒註云田主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也詩
人謂之田祖以句龍爲后土后稷爲田正而言詩人

祈

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以兼
早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總言詩人
謂之田祖也言此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
徒言田主則其文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稷
之壇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不得有神農故鄭
惟云后土田正其言不及神農是其意也穀善釋詁
文王肅云大得我黍稷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
禮節也○**設樂**至田峻○正義曰言設樂者總琴
瑟擊鼓鼓言擊明琴瑟亦擊可知籥章云吹豳雅則
有籥吹之此不云籥彼籥章不言琴瑟皆文不備耳
知迎先嗇謂郊後始耕者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
祈穀于上帝註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即引襄七年左
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
耕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註云元
辰郊後吉亥是郊後始耕也謂於始耕時而祭之也
知者以先嗇人神不宜先天而祭故當郊後也祈雨
又宜早不可以至二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
始耕時祭之也云甘雨者以長物則爲甘害物則爲

苦昭四年左傳曰秋無若雨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
 苦是也雨以甘故故得祐助我禾稼當以養士女也
 以此事在孟春則事最在後時次於此故以此結章
 見後當恒然反明此年之春已有此事以興嗣歲亦
 此義也引周禮者籥章文也彼註云祈年求豐年也
 爾雅七月也七月有于邦舉趾籥彼南畝之事歌其
 類也謂之雅以其言男女之正鄭司農云田峻古之
 先教田者爾雅曰峻農夫也以此言之云吹爾雅謂
 籥吹之故其職掌土鼓爾雅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
 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爾雅爾雅國之地竹
 玄謂籥爾雅人吹籥之聲章是也祭田祖而并祭田峻
 者以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法教民亦是先
 教田其祭并及之先言祈年于田祖是此祭主祭
 田祖未言以樂田峻見其及之故異其文也 **曾**
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
其旨否云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為饁饁饁饋也

田峻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為饁饁酒食也成王來
 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
 也為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
 之以酒食攘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為嘗其饋之美
 否示親之也。○饁于輒反峻子峻反本又作峻後篇
 如羊反鄭讀為饁式尚反王 禾易長畝終善且有
 如字饋巨隗反從才用反 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易以豉反 會孫不怒農夫克
 敏。敏疾也。云禾治而竟畝成王則無所恚怒謂
 此農夫能且敏也。曾孫至克敏。○毛以為成王之
 時非直為民報祭祈年又曾孫

三言正 卷一百二十三 俊

成王亦自來止親循畝畝以勸稼穡也君既勸之於上民又勤之於下農夫務事遂以其婦之與子並來饋饌於彼南畝之中家盡歡樂矣其田畯之官典田大夫既至見其勤勞則喜樂其事矣即教農夫以間暇之時攘除田之左右辟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地和美與否也故使禾生易而治理長而次列徧竟畝中終至成善且收而大有曾孫成王見其如此不有恙怒乃謂此農夫其田事既有工能而且敏疾故不怒之以是致黍稷茂盛而年豐矣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為曾孫成王之來止也則以其已之婦與子謂后與世子出觀農事使知稼穡之艱難也又以飲食而行饋餉彼在南畝之農人設食以勸之使其樂事也田畯之官至又加之酒食之饌以慰其典田之勤也又饗其左右從已之行者以賞其行途之勞命喜於巡勸不厭也又親為嘗其饋之美否示親而愛之故上下用命農畯勸樂餘同○曾孫至親而愛正義曰以信南山準之故知曾孫成王也上言饋下言嘗皆飲食之事故攘讀當為饗也釋詁云饋饗饋

也舍人曰饗自家之野也此攘字仁饗喜之下而先言之者以詩中未有其事故先明之田畯田家在家司主稼穡故謂司嗇漢世亦有此官謂之嗇夫故言今之嗇夫也郊特牲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註云先嗇若神農司嗇若后稷以神農始造其田后稷教民播種此二人有田事之大功者也蜡者為田報祭故知謂此二人稷為人臣教稼亦是田官故謂之司嗇此言田畯乃是當時主稼之人故以司嗇言之與郊特牲名同而實異也饗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及大田文與七月正同故亦讀喜為饗饗酒食也此為田事而言曾孫之來故知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子明曾孫自以已之婦子故知親與后世子行也王之婦必是后知子惟世子者以將欲傳之國祚明其教戒尤深故知非餘子也稼穡之艱難尚書無逸周公成王之辭也此經會孫之下而公以其明以下皆曾孫之事故云為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謂成王為之設也言司嗇至則又加以酒食則農人之饋無酒故云加之也

三詩流

卷之十四

及古月

其左右之行雖各有糧食王欲其勸農忘苦從行不厭故饗之也王之從者必有公卿大臣親為嘗其饋之美否亦所以親之也此經毛不為傳但毛氏於經無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饗饋也田峻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傳意當然王肅又云婦人無閭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徧則為惠不普玄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閭惟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乎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饗彼南畝田峻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遠於其事婦子俱饗也田峻見其勤修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餼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饗左右而親為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皆以鄭說為短斯不然矣此刺今思古之詩言古人之所難行以傷今之廢業也首章言輕其稼穡二章為之所報此章言恩澤深厚卒章言

收穫弘多歷觀其次粲然有敘寧當於此甫說農人之家行饗之事又大田卒章上言曾孫下言禋祀並是成王之事不當以農人婦子輒廁其間也且言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子則是曾孫以之也上無農人之文何得為農人婦子乎既言曾孫以其婦子則后之從行於文自見復何所言而云無事也若王后必無外事不當蠶於北郊王基以親蠶決之非無理矣衣食人之所資田蠶並為急務蠶則后之所專故后當獨行田則王之所勸后從行耳此乃外內之別職司之義而孫毓反言親桑不隨王非其難矣王者憂深思遠以世子者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故與之俱行知稼穡之艱難欲其重國用而愛黎民保王業而全宗祀也以子所親莫過於母使之俱觀辛勤內相規諫此聖賢明訓可與日月俱縣豳風同我婦子事連於舉趾此云以其婦子文繫於曾孫辭既不同義固當異又安得皆為農人婦子也田峻所喜當喜農人之勤事文在饗彼之下是則喜其饗食非復說其勤勞何有國史吟詠立文若是哉王者從官

稼 總

非無常餘直以同循稼穡共食旨甘與夫秦風所謂與子同袍亦復何異而云非待下之義乎此饋南畝之農人賜田峻以酒食者天子所省固無周徧值其所幸便即賜之使天下知我王之愛農也則莫不盡力農夫之見饗也則人各用心賞一勸百可使海內從風何必每地皆往農人盡賚而去力不供惠不普也王基因於不徧之言而引周語以此為籍田之事謬矣然此詩止說豐年之義無刺廢籍之文箋之上下言不及籍下篇刺矜寡不能自存其文亦同於此豈令矜寡之人就籍田措拾也又下章庾稼共此接連箋稱古之稅法非為籍田明矣

坻如京

傳

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

箋

云稼禾也

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

○茨徐私反庾羊主反坻

又

總

稼

求

直基反積如字反子賜反下皆同藁古老反總作孔反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

箱

箋

云成王見禾穀之稅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

處之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

○委積如字又於僞

反年收手又反又如字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

疆

云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加以稻粱報者為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

也。疆居良親會孫至無疆。毛以為上言會孫之反竟如字

所稅得禾穀之稼其積聚高大如屋茨如車梁也

孫成王所稅得米粟之庾其堆高大如渚坻如丘京也成王既見禾稼之積梁庾之多於是乃求千倉以處其庾也乃求萬箱以載其稼也以其收入踰前故

輿

橋

小

毛言正

求倉廩車箱以載置之喜其收穫之廣愍念農夫之勤故以黍稷稻粱為農夫之慶謂黨正飲酒加其饌食以稻粱也非直勞而息之又為之求福於八蜡之神而報我農夫以大大之福使之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今幽王不能然故刺之也二斯皆為語助。鄭惟以介為助餘同。○○茨積至高丘。正義曰墨子稱茅茨不剪謂以茅覆屋故窆以茨為屋蓋傳言茨積非訓茨為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其意與窆同也孟子十二月車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橫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積釋丘云絕高為之京是京高丘也。○○稼禾至高地。正義曰庚是平地委粟而與稼相對則知稼有藁草矣故云稼禾稼謂有藁者也此言曾孫所有則是稅而得之而有庚稼二種明是稅有兩法故言古之稅法近者納總謂并禾稼納之遠者納粟米謂路遠者惟納粟又遠者惟納米以運輸為難故輕之也此文稼庚相對而下言千倉萬箱是箱以載稼倉以納庚故知庚露地積穀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水洲曰渚小渚

亦

粟

毛言流

卷一百一十七

及古周

曰泚小泚曰坻是水中之高地也此言禾庚當在畿內若畿外則采取美物以當邦賦不入穀矣畿內雖用貢法應校其歲以為率依稅法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以禾及米貢入於王掌客有芻薪倍禾之言是明周法有禾稼之稅矣禹貢有納稅納秸周之有無無以言也依禹貢云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稅三百里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註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嗣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種稷斷去藁也三百里種稷又云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為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以此言之有輕遠之法故為近者納總遠者納米既無種稷之文不知遠近以何為差也若然後世之役宜繫於上代周止千里納穀唐虞則彌其外五百里為方二千里是方千里者四納穀多於周者唐虞萬國諸侯歲朝其用或費於後代故納穀多也又鄭志答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周郊內亦封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入其一於天子然則雖千里

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里入粟米世代不同故異法也。年豐至疆竟。正義曰：特牲少牢之祭皆無稻粱。此特言黍稷稻粱，故知勞賜農夫加以求神，惟蜡祭耳。故云為之求助於八蜡之神，以祭有尸祝，故云萬壽無疆，竟為得福之辭。與三章互相成也。蜡在息農夫前而後言之者，以祭者雖在前而福慶是將來之事故，後言之以結篇也。定本疆境字作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幽王之時政

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矜古頑反，註皆同。

類

字或作鰥。大田四章上二章章八句，下二章章九句。作鰥。至自存焉。正義曰：四章皆陳古善，反以刺王之辭。經惟言寡婦，序并言矜者，以無妻為矜，無夫為寡，皆天民之窮，故連言之。由此而言孤獨老疾亦矜寡之稱，其文可以兼之矣。幽王至刺之。正義曰：箋亦以序省略，反取經意以明之。經從首章盡二章上三句，言成王教民治田百穀，茂盛，止役順時，秀實成好，反明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也。二章下五句，言時無蟲災，反明幽王之時，蟲災害穀也。三章上四句，言雲雨安舒，反明幽王之時，風雨不時也。三章下五句，言收刈有餘，寡婦獲利，是下民豐盈，矜寡得濟，反明幽王之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也。詩皆公卿國史所作，故云時臣思古以刺之。序不言思古者，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略之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云大田謂地肥美，可

穀也

蓄

毛詩

卷之四

沈古閣

墾耕多為稼可以授民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楨，陳根可拔，而事之。○種章勇反，此註及下註擇種並同。墾苦很反，相息亮反，長張丈反，冒莫報反，楨其月反。

以我覃耜，俶載南畝。○覃利也。云俶讀為熾，載讀為鬻，粟之蓄。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蓄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蓄。○覃以冉反，徐以廉反，俶載眾事也。鄭讀為熾蓄，熾音尺志反，蓄音緇。播厥百穀，既稌音列，鄭註尚禮云，讀如裂繻之裂。

庭且碩曾，孫是若。○庭直也。云碩大若順也。民既

種

毛詩

卷之四

沈古閣

熾蓄則種其眾穀，眾穀生，盡條直茂。大成王於是則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大田至是若。○毛以

大肥美之田可墾耕矣，又多為稼而以授民也。民已受地，相地求種，既已擇其種矣。時王者又號令下民，豫具田器，既已戒勅之矣。此受地擇種戒勅具器，既已周備矣。至孟春之月，乃耕而事之矣。用我覃耜，然之利耜，始設事於南畝而耕之，以種其百穀之眾穀。其穀之生，盡條直且長而茂，大民既勤力已專，其務會孫成王於是止力役以順民，不奪其時，令民得盡力於田，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唯用利耜熾蓄耕發其南畝所受之田為異餘同。○大田至事之。○正義曰：知大田非天下田者，以文連多稼，又云既種既戒，皆謂田中之事，不得為天下之田，故以為肥美之大田。可墾耕者也。舉肥美以與民，則自然為天下田矣。地自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其外皆可墾耕，作者舉其年豐明田多，故云大田地之肥。

耕

美者謂可墾耕者皆肥美也言多為稼可授民者以此方陳擇種豫戒是本之於初所授受之辭其實此地先在民矣言多為稼者地官司稼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有所生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下地秋官雝氏掌殺草月令云燒雝行水皆是為稼也為稼謂多為此等之稼以糞美其地故云多稼若其不然鄭則不宜言為也此當在授民之後民自稼之言多為稼乃授民者疾今之田萊多荒而本之初授不廢授民而稼之或公家令民稼之而後授故雝氏掌之也又云將稼者謂將稼種之與多為稼者別也以別起此文明多為稼者故非稼種矣以下經始說耕事則此木得下種故知既種為相地之宜而擇其種也月令云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司稼云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種種之種與其所宜注云知種所宜之地草人云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即分地之耕是也以既知地所宜種故引月令并云出五穀為之種也計耨事者以耕必二耨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耨之也耨耨之具別言田器則耘耨所用故彼

既

鎡

上當作去

注云鎡箕之屬命民即是戒之故云此之謂戒也既備者辭總上事故云是故備矣此在往年至春始用云乃者緩辭也孟春土長冒楨陳根可拔月令注引此言農書曰則此出於農書也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七家不知出誰書也以冬土定故稼楨於地與地半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楨則舊陳之根可拔於是乃耕故云而事之○單利也○正義曰良耨云耨耨載芟云有略與此單皆連耨言之明為耨之利意故云單利也傳不解做載之文以毛不破字必不與鄭同王肅以做為始載為事言用我之利耨始發事於南畝○做讀至曰蓄○正義曰此及載芟良耨皆於耨之下言做載南畝是做載者用耨於地之事故知當為熾蓄謂耨之熾而入地以蓄殺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蓄也連言蓄粟之蓄者弓人云凡鋸幹之道蓄栗不弛則弓不發注云玄謂粟讀如裂繻之裂彼鋸弓幹以鋸蓄而裂之猶耕者以耨蓄而發之義理既同故讀從其文以見之也上云乃事是豫以待時之言故云時至以為相連文次也田一

歲曰菑釋地文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
 則是入地殺草之名故引為證也。民既至其時
 正義曰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即云耨而不輟
 注云耨覆種也是古者未解牛耕人耕即云種故云
 民既熾菑則種其眾穀此既庭及下章既方之等皆
 論天下之田宜為普徧之辭故皆以既為盡言穀生
 盡條直茂大也月令云毋聚大眾毋作大事
 以妨農事是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
 既方既
 阜既堅既好不根不莠。實未堅者曰阜稂童梁也
 莠似苗也。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盡
 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
 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阜才老反稂
 梁草也說文作節云稂或字也禾粟之
 莠生而不成者謂之董節也莠餘久反。去其螟螣及

一本去之下有無有災害也五字
 蠶

其蠹賊無害我田穉。食心曰螟食葉曰螻食根曰
 蠹食節曰賊。云此四蟲者恆害我田中之穉禾故
 明君以正已而去之。去起呂反註同螟莫庭反螻
 本又作蟬莫侯反爾雅云隨所食。田祖有神秉畀炎
 火。炎火盛陽也。云螟螣之屬盛陽氣羸則生之
 今明君為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
 自消亡。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卜報也畀必
 既方至炎火。正義曰上言穀生茂大此言秀實之
 好云眾穀既秀穗上已有孚甲盡生房矣稍復結粒
 盡成實矣粒又稍成盡堅熟矣並無死傷盡齊好矣
 不有童梁之稂不有似苗之莠是其五穀大成也所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

以得然者由其明王能自正已去其食心葉之螟螣
 及食根節之蠹賊無害我田中之穉禾者由此而皆
 得大成也明所以能去四蟲者以其明君為政德當
 靈祇故云田祖有神不受此等之害持于炎火使自
 消亡今王不能然故刺之。實未至似苗。正義
 曰以此章承上苗長之後皆論秀實之事阜音為造
 訓為成也文在堅上是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阜
 也稂童梁釋草云舍人曰稂一名童梁郭璞曰似莠
 是也仲虺之詰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似粟
 莠似苗也。方房至致之。正義曰阜是未堅方
 文又在阜上初秀始欲結實之時故云方房也謂孚
 甲始生而未合時也謂米外之房者言其孚甲米生
 於中若人之房舍然也字者米外之粟皮故秬者一
 孚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
 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故月令孟春云
 其日甲乙註云物之孚甲始生謂開此孚甲生出也
 禾既稊穗即生孚甲故云盡生房矣房生既成則有
 米實故云盡成實矣既已有實稍向熟成故云盡堅

熟矣眾穗皆熟故云盡齊好矣稂莠苗既似禾實亦
 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鋤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
 亦由時氣之和使然。食心至曰賊。正義曰皆
 釋蟲文李巡云食禾心為螟言其姦冥真難知也食
 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騰也食禾節言貪狼故曰
 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蠹也孫炎
 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為名也郭璞曰分別蟲啖禾所
 在之名耳螟與騰蠹與蠹古今字耳郭璞直以蟲食
 所在為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
 食所在為名而所在之名緣政所致理為兼通也陸
 機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騰蝗也賊似桃李中蠹
 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蠹螻蛄也食苗根為人
 患許慎云吏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騰舊說螟螣蠹
 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捷為文
 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此
 四至去之。正義曰以特言田穉故云恆害我田中
 之穉禾蟲災之盛種者亦食以穉者偏甚故舉以言
 之以其由政而然故云明君正已而去之。炎火

葦作淒 祈作祁
行貌

盛陽。正義曰：以言炎火，恐其是火之實，故云盛陽也。陽而稱火者，以南方為火，炎為甚之故。云盛陽也，知非實火者，以四者所謂昆蟲得陰而藏，得陽而生，故箋云：盛陽氣贏則生之，義無取於火之實，故為盛陽也。○**蟪蛄**至消亡。正義曰：解本言炎火之意，以蟪蛄之屬，四者盛陽氣贏則生之，以得陽而生，故陽盛而為害。月令仲夏行春令，百勝時起，是陽行而生，陽盛則蟲起，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今明君為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故持之付于炎火，使自消亡也。田祖所以受者，以害由政起，今明君為政，害無由作，故云田祖不受四蟲之害。若政能消之，則本無可受，而云田祖不受者，以田祖主田之神，託而言耳。**有滄**，葦雲行貌，祈祈，徐也。○**滄**，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

滄葦雲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傳**滄雲興貌

葦葦雲行貌祈祈徐也

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

我得

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滄**，本又

作彘，於檢反。漢書作躡，葦七西反。興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祈，巨移反。雨我于付反。註內主雨同。一本

主作注。雨如字。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

穗，伊寡婦之利。○**秉**，把也。○**穧**，云成王之時，百穀既多，

種同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

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為利。○**穫**，戶郭反。斂，穧上力

反。穧，穫也。聽，音遂。○**有滄**，至之利。○正義曰：言太平

把，巴馬反。矜，音鯁。○**之時**，有滄然既起，葦葦然行者，

雨之雲也。此雲既行，乃起其雨，澤祈祈然安徐而落，

不暴疾也。民見雲行雨降，歸之於君，云此雨本主為

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雖作者廣見太平之

時，民心先公之義，要雨無不徧。天澤以時，故得五穀

大成由此民所收刈力皆不足而令彼處有不獲刈之釋禾此處有不收斂之積束又彼處有遺餘之乘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此皆主不暇取維是寡婦之所利言摭拾取之以自利也今王不能然使矜寡無所資故刺之定本集註穡作積。○滄雲興貌定本集註云滄陰雲貌。○正義曰既言有滄即云興雨雨出於雲故知滄雲興貌雲既興而後行萋萋在滄之下故知雲行貌雲行然後雨落故萋萋之下言興雨也所祈徐貌謂徐緩而降故箋云不暴疾也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成王至為利。○正義曰穡者禾之鋪而未束者乘刈禾之把也聘禮口四乘曰筥註云此乘為刈禾盈手之乘筥穡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筥者即引此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穡是也彼註言此秉者以對禾秉為異故掌客註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謂一穡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有對故言此以別之王制及書傳皆云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

皆有常餼地官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則官自有餼而須摭拾者以豐年矜寡摭拾足能自活王者恐其不濟或力不堪事乃餼之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

至喜云喜讀為饁饁酒食也成王出觀農事饋食

耕者以勸之也司嗇至則又加以酒食勞倦之爾

○饋食音嗣來方禮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

祀以介景福騂牛也黑羊豕也云成王之來則

又禮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

○禮音因享許兩反徐又會孫至景福。○毛以為許亮反黝伊糾反黑也會孫成王之身自來止

親循畝畝以觀稼穡也時耕者皆以其婦之與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田畯之官至喜樂其事以勸

三言正
慕能勤故得成獲故成王之來乃於四方之神則禮
敬而潔祀焉其祀之也以其駢赤之牛黑之羊豕與
其黍稷之粢盛用此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為神歆饗
而報以大大之福所以常得年豐今王不能然故刺
之○鄭以為曾孫來止則以其婦之與子出共觀之
又設食饁彼南畝之農人以勸之其田畷又加之以
酒食勞之故上下樂業穀得以成也會孫之來則又
於四方之神而往禮祀焉所祀者以其牲或赤或黑
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神饗之而報
以祐助與大福○駢牛黑羊豕○正義曰毛以諸
言駢者皆牛故云駢赤牛也定本集註駢下無赤字
是也上篇云以社以方而方社連文則方與社稷同
用太牢故以黑為羊豕通牛為三牲也且上章言犧
羊是方有羊明不特牛故為太牢牢中色而色不同
者毛意蓋以此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
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成王至黜牲○正義曰
此以田事為主成王出觀民事因即祭祀故云成王
之來則又禮祀四方之神祈報焉對出觀為文也此

出觀之祭則祭當在秋所報並言者言其報以成而
祀後年也陽祀用駢牲陰祀用黜牲地官牧人文也
彼註云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非四方
之神而引以解此者以毛分駢黑為三牲鄭以駢黑
為二色故引牧人駢黜以明駢黑為別方之牲耳非
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知方祀各以其方
色牲者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
西方玄黃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註云以
為禮五天帝人帝而句芒等食焉是五官之神其牲
各從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駢黑者略舉一方以韻
句耳故易傳大宗伯職祀天乃稱禋五祀在血祭之
中而言禋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配天則禮祀
此祭雖不配天以其嘗為禮祀故亦以禮言之五祀
在血祭之中則用太牢矣故上篇云與我犧羊以社
以方是方祭有羊豕統以
為方用特牲非禮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二

刺幽王之惡

漢鄭氏箋

命幽王以升職也天

唐孔穎達疏

命幽王以升職也天

毛詩小雅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

惡焉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至罰惡焉○正義曰作瞻彼洛矣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

能爵命賞罰故思古之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以刺今之不能也爵命即賞善之事但爵命之外猶別有賞賜故敘分之經三章皆言爵命賞善之事既能有賞必當有罰故連言罰惡耳於經無所當也此乃裳裳者華桑扈鴛鴦亦是思古以刺今但與上四篇文勢不類故敘於起發不同耳

上篇每言會孫則所思為成王此等不言會孫不知思何時也故宜云古明王不指斥之

瞻彼洛矣維水泂泂傳與也洛宗周漑浸水也泂泂深

廣貌傳云瞻視也我視彼洛水漑漑以時其澤浸潤

以成嘉穀興者喻古明王恩澤加於天下爵命賞賜

以成賢者傳決於良反漑古愛反君子至止福祿如

茨傳云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為福賞

賜為祿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韎韐有奭以作六

師傳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鞞也天

子六軍傳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

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

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

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鞞合韋為之其服爵弁服紩

衣纁裳也傳○韎音昧又垂界反韐音閣又古洽反奭

音壬將子匠反下同傳瞻彼至六師○正義曰言我

紩音緇纁許云反傳視彼宗周之洛水矣維此洛

水則泂泂然深而廣大能漑漑以時浸潤以成嘉穀

以喻我視彼古昔之明王矣維此明王則仁而寬愛

能爵賞以理賜命以成賢者是王恩之深厚也故君

子諸侯之至止來見於王則王爵命之以福又賞賜

之以祿其聚積多大如屋蓋之茨也又言諸侯世子

初除父喪服士服來至京師正值有征伐之事王以

其賢命代卿士之任服韎韐之鞞有奭然而赤以作

六師之將其賢如是故得福祿也今王不能爵賞諸

三詩流

送古

侯之賢者故舉以刺之。○傳洛宗周漑浸水。○正義曰宗周鎬京也。夏官職方氏河西南雍州其浸渭洛是洛為宗周之浸水也。禹貢云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傳君子至喻多。○正義曰上以水喻明王故知至止為來至明王之所受爵命也。凡言福者大慶之辭。祿者吉祉之謂善事皆是不必一定以此所思者止思爵命賞賜耳。故言爵命為福賞賜為祿於此經對文為然於他書散則通矣。福祿非聚積之物而云如茨故云如屋蓋以喻多也。○傳鞞鞞至六軍。○正義曰鞞鞞者衣服之名。爽者赤貌。傳解言爽之由以其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一曰鞞鞞所以代鞞者按爾雅云一染謂之縹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此曰鞞鞞即一入曰鞞鞞是縹也。定本云一入曰鞞鞞是以他服謂之鞞祭服則謂之鞞鞞以此鞞鞞代他服之鞞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鞞士無鞞名謂之鞞鞞士言鞞鞞亦猶大夫以上之言鞞也。若然玉藻云一命緼鞞黼珩註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鞞

矣言鞞鞞者彼註亦云子男大夫一命則一命緼鞞以子男大夫為文故言鞞耳其實士正名鞞鞞七冠禮爵弁服鞞鞞不言鞞是也。天子六軍夏官序文。○傳此諸侯至纁裳。○正義曰以序言爵命諸侯故知此謂諸侯世子也。若在三年喪中則凶服不得有鞞鞞耳。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鞞不得服士服。故知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也。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又言鞞鞞故知諸侯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若然春官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以代父君國反服士服者。周禮之文謂父在代父行禮故有執圭璧皮帛之禮。未誓尚比卿。今此雖已除父喪非代父行禮不得復繼於父。又不敢自成為君。故服士服也。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於正君。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彼注謂未踰年者尚然。況除服後乎。待之固如成君。何但下一等而已。此詩大意皆言諸侯世子受王爵命今服士服故知是未遇爵命。又云作六師故知

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也以軍將命卿故知代卿士也天子六軍一卿將一軍言將六軍而出者舉六軍見天子之法其實六軍之中將一軍耳將軍之時猶未得命由是仍服鞅鞞也春秋之義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之以命主則天子遣使就國賜之矣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其事也此言除三年之喪自來受賜命者天子命諸侯之禮亡亦無明文春秋之義言踰年賜命者說者致之非傳辭也春秋之世魯文公晉惠公即位而賜之魯成公八年乃賜之齊靈公天子將昏於齊始賜之衛襄魯桓則既薨乃賜之是賜命時節無定限也由此而言蓋踰年賜命是其正其不得命則除喪自見天子此是踰年未得命者故自來也傳言鞅鞞茅蒐染故解之云茅蒐鞅鞞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鞅鞞故名此衣為鞅鞞也士冠禮注云鞅鞞者緼鞞而鞞珩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舊為鞅鞞又駿異義云鞅草名齊魯之間言鞅鞞聲如茅蒐字當作鞅陳留人謂之舊是

體

四字衍文

璠 皆同

古人謂舊為茅蒐讀茅蒐其聲為鞅鞞故云茅蒐鞅鞞聲也又解代鞞之意士朝服謂之鞞祭服謂之鞅鞞駿異義云有鞅鞞無鞞有鞞無鞅鞞是鞅鞞必代鞞也其禮合韋為之此鞅鞞是蔽膝之衣耳士冠禮陳服于房中云爵弁服纁裳紵衣緇帶鞅鞞是鞅鞞配爵弁服也彼注云爵弁者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也紵衣絲衣朝服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此引之
君子至止鞞琫有珌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珌珌諸侯璠琫而璠珌大夫鐻琫而璠珌士璠琫而璠珌云此人世子之賢者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

三考流

卷一百三十四

及古閣

毛詩疏 卷十四 三
 字或作理補頂反說文云刀室也琇字又作鞞必孔
 反佩刀鞘上飾琇字又作理實一反佩刀下飾琇音
 遙以蜃者謂之玼璽徒黨反字又作瑒音同爾雅云
 黃金謂之璽璿音蚪又巨璿反又舊周反玉也沈舉
 彪反又與彪反又張疇反鏐音遠爾雅云白金謂之
 銀其美者謂之鏐徐何盧到反又力弔反本又作璫
 亦音遼又力小反說文云玉也字書力召反鏐力幽
 反又力幼反沈又力虬反黃金之美者郭云紫磨金
 瑒力計反說文云蜃屬斷丁亂反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云德如是
 則能長安其家室親家室親安之尤難安則無篡殺
 之禍也○纂初患反殺本
 言明王既有恩澤能爵
 命諸侯故君子諸侯至止於王之所王既爵命之又
 加賜以容飾之刀有鞞以盛之其鞞則有琇及其必
 之飾賜之以顯其能制斷也君子諸侯為王所賜之
 以其德如是則能萬年而長安其家室無危亡之禍

矣今王不能爵賞諸侯故刺之○鞞鞞至瑒琇○正
 義曰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鞞內則注遺刀鞞是也以
 公劉云鞞琇容刀故知鞞容刀鞞也又容者容飾此
 奉有琇即容飾也琇上飾於鞞之形飾有上下耳其
 名為琇琇之義則未聞公劉傳曰琇上飾鞞下飾者
 以彼無琇文因琇為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
 鞞下飾也傳因琇琇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
 出何書也天子諸侯琇琇異物大夫士則同言尊卑
 之差也天子玉琇玉是物之至貴者也釋器說弓之
 飾曰以蜃者謂之玼郭璞曰玼似琇說文云玼蜃甲
 所以飾物也釋器又云黃金謂之璽其美者謂之鏐
 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
 別名及其美者也鏐即紫磨金也說文云公瑒蜃而
 不別於蜃故天子用蜃士用瑒也定本及集本皆以
 諸侯琇瑒字從玉又
 以大夫鏐琇字從非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
福祿既同
 云此人世子之能繼世位者也其爵命

所

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

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古者古昔

明王時也小人斥今幽王也諂勅 裳裳者華 四章章六

句至之世焉○正義曰作裳裳者華詩者刺幽王也以其古之仕於朝者皆得世襲其祿今用小人幽王在於天子之位則有讒佞諂諛之人並進於朝既為佞以蔽之王又進讒以害賢而王信受之棄去賢者之胤類絕滅功臣之世嗣故時臣思古以刺之也此言古之仕者世祿及文王曰凡周之

士不顯亦世皆謂仕宦於朝者朝者在官之總名公卿大夫皆是也經言乘其四駟則仕者得乘四馬矣禮士乘兩馬則此詩所言不及士也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不賢尚當然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三章箋云守我先人之祿位并位言之見此意也類謂種類世謂繼世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其理一也由其賢而得有功以舉類而當嗣世義不異矣但指人身而稱賢者據祿位而言功臣耳經四章皆言思見明王以免讒諂並進令已棄絕之事也○古者至幽王○正義曰諸言在位者多謂臣在於位此小人在位文對古者明王則在位謂幽王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

云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明

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則讒諂遠矣

○潛思敘反治直吏

反遠于萬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

反又如字處兮云觀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言我

得見古之明王則我心所憂寫而去矣我心所憂既

寫是則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憂者憂讒諂並進

○古豆疏裳裳至處兮正義曰詩人遇讒絕世傷今

反疏思古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在於上又葉

潛然而茂盛兮在於下華葉相與共成榮茂以興顯

著者君也在於上美德者臣也佐於下君臣相承共

興國治古之明王政治如此我得見古之是子之明

王則我心所憂讒諂之事寫除而去兮我心之憂既

已寫兮則仕於彼朝君臣相得是以有聲譽之美而

處之兮言常處此聲譽之美兮已由讒見絕故憂而

章

思之以刺今也○裳裳至盛貌○正義曰以華狀

顯見故言猶堂堂也此葉興且德盛故潛為盛貌有

狀之杜刺不親宗族故傳以潛為枝葉不相比也

○興者至遠矣○正義曰讒諂並進由君受之三章

皆言華故以華喻君也華既喻君而復有葉故以喻

臣言君之須臣為輔猶華之須葉以盛故下意無葉

以喻無臣也華葉之在於枝高下同耳言華

上葉下者因文之上下以喻君臣上下耳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云華芸然而黃興明王

德之盛也不言葉微見無賢臣也○芸音云徐音

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云

章禮文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

也。裳裳至有慶矣。正義曰：既思君臣並賢而不
得，又思君明而無賢臣者，言彼堂堂然光明者
華也。此華乃芸然而其色黃而盛矣，以興顯著者君
也。此君其德彰而明矣，華盛而不言其葉，見君明而
其臣不賢，我得見是于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
有禮文法度之章也。維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則能
進用有德，是以於我有慶賜之榮矣。我所以欲得見
之也。○**傳**芸黃盛。正義曰：芸是黃盛之狀，故箋云
華芸然而黃也。此華亦以黃為盛，謂草木之有黃華
者也。苕之華紫赤而繁黃，則衰矣。與此不同也。○**傳**
華芸至賢臣。正義曰：類上章有葉而此無，故云而
不言葉者，微見無賢臣也。微謂不明言而理見是其
也。**裳裳者華，或黃或白。**云：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
與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駁，邦
與反。我覯之子，乘其
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傳**言世祿也。云：我得見

明王德之駁者，雖無慶譽，猶能免於讒諂之害，守我
先人之祿位，乘其四駱之馬，六轡沃若然。○駱音洛
沃若如字
徐於**傳**華或至不純。正義曰：喻取其象，既以黃
縛反。色與明王德純，故以異色喻其不純，或有黃
者，或有白者，華自有雜色與純者。二章各舉以喻，非
此華本黃而變白，又非白即衰也。華一時而黃，白雜
色以興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衰為
不純也。故言時有駁而不純者，言時有善多而惡少
非善惡半也。若惡與善等，則善惡半也。若惡與善等，
則是闇君不得為明王矣。**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
右之，君子有之。**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
事。云：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於朝，有功
於國。○朝直遙反。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傳**似嗣也。
毛詩疏 卷一百三十一 泃古

云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
 今遇讒諂並進而見絕也左之至似之○正義曰詩人既思明王又陳已
 所以宜嗣之意也言左之左之左陽道朝祀之事我
 先人君子則宜而行之右之右之右陰道喪戎之事
 我先人君子則能有而曉之此二德者我先人維其
 並能有之是以先王使其子孫嗣之今遇讒見絕故
 思古明王也左陽道嘉慶之事故言宜之右陰道為
 憂凶之事不得言宜故變言有之二者皆君子之所
 能故下經總言有之明二者皆有也○左陽至之
 事○正義曰以天下之事多矣大總不過吉凶故舉
 左右以目之左陽道謂嘉慶之事朝者人所樂祀者
 言之大故為陽也右陰道謂憂凶之事喪者人所哀
 戎者有所殺故為陰也以能
 事弘多故皆重言以見眾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動無禮文

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也○桑扈音戶桑扈

作桑扈四章章四句至禮文焉○正義曰以其

雇時君臣上下升降舉動皆無先王禮法威儀

之文焉故陳當有禮文以刺之即十二章上二句

是也三章言其君為百辟所法而受幅卒章言臣

能燕飲得禮而不傲慢皆是君臣禮文之事故總

之此與賓之初筵序皆言君臣上下以君臣即有

上下之禮故并言以見義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傳興也鶯然有文章○云交交猶

佼佼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興者竊脂飛而往來有

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

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鶯於耕反君子樂胥。

受天之祜。傳胥皆也。云胥有才知名也。祜福也。

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

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胥毛如字鄭徐思敘反祜音戶知音智下同

交交至之祜。○毛以為倏倏然飛而往來者桑扈之

鳥也。有鶯然其羽之文章故人皆觀視而念愛之以

興動而升降者王與羣臣也。當有威儀禮法則天下

亦觀視而樂仰之。君子既有禮文為下所愛盡得其

所故能樂與天下所共是與天下皆樂而得受天之

祜福也。○鄭唯樂胥為異其在箋說○交交至樂

之。○正義曰黃鳥小宛傳曰交交小貌此云猶倏倏

飛而往來者作者各有所取倏倏實飛而往來之貌

也。此喻升降舉動故取往來為義。○胥皆○正義

曰釋詁文孫毓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

有

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外

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者諮謀

行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

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則庶人樂矣

是述毛之義也。○胥皆至福祿○正義曰周禮每

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則徒十人是胥以才智之

故而為十徒之長又有大胥小胥之官故知胥有才

智之名易歸妹以須註亦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

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鄭志答冷剛云須才智之稱

故屈原之妹以為名是胥為才智之士胥須古今字

耳。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傳領頸也。君子樂胥萬邦之

屏。傳屏蔽也。云王者之德樂賢知在位則能為天

下蔽捍四表患難矣蔽捍之者謂蠻夷率服不侵畔

○屏卑郢反為于偽反捍君于樂胥萬邦之屏○

毛音汗難乃旦反下患難毛以為言君子王者既

補脫之翰且反幹也百辟音
壁註同君也之植音貞

有禮文又能樂與天下皆共之能與天下皆樂則為
萬邦之蔽捍天下皆得其樂無復侵伐之憂是為之
蔽捍矣○鄭義具箋○**王**者至不侵畔○正義曰
萬邦是中國之辭與中國為屏蔽明捍四夷可知也
故云蠻夷率服不敢**之屏之翰百辟為憲****翰**翰憲
內侵外畔是蔽捍也
法也**云**辟君也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表之患難
內能立功立事為之植幹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
法象之**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戢**戢聚也不戢戢也不
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
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
其受福祿亦不多也
○戢莊
○為言王者之德外能
立反

祐

蔽捍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為之植幹則百辟
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王能如此則天下之民不
戢聚而歸之乎言戢聚而歸之也不畏難而順之乎
言畏難而順之也民皆順之則為天所祐其受福豈
不多乎言受福多也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上
二句與毛同下二句具在箋○**翰**翰憲法○正義
曰釋詁云植幹也舍人曰植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
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然則言植幹者皆以築
牆為喻幹是牆之主善政亦民之主也憲法釋詁文
○**辟**君至法象之○正義曰辟君釋詁文之屏因
上文而轉故亦為蔽捍四表之患難人君之所施為
唯功事而已故知立功立事為之植幹也百辟知卿
士者以烈文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之故知為卿
士尊比諸侯故曰君也○**王**者至不多○正義曰
言王位至尊天所子愛解其當自斂難之意斂者收
攝之名故言斂以先王之法難者戒懼之辭故知難
以亡國之戒不自斂以先王之法即動無禮文也故
序箋云動無禮文者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是

詩流

卷一百三十一

及古

先王之法為禮文也。不自難以亡國之戒者，即不用賢也。故首章箋云：王者樂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在位，而庶官不曠政，而民安。言用賢則民安，是棄賢則亡國矣。又彼文連言受天之祜，彼古樂有賢智，則受天之祜，此不難以亡國之戒，則受福不多，是相配成也。易傳者以順文理切，不假反言故也。 **兕**

觥其觶，旨酒思柔。

觥，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羣

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觥然陳設而已。其

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其樂言不慚，敖自淫恣

也。○兕，徐履反，獸名。觥，古橫反，以兕角為之。觶，音蚪。本或作觥，樂音洛，撫火，吳反。敖，五報反。下文同。

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

用爵命，加以慶賜。

彼，賢至慶賜。○正義曰：承上

彼賢者也，言交非敖，則常恭敬，故引論語：居處恭，執

事敬，為不敖慢矣。故明王招聘用之，故云登用爵命，加以慶賜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

節焉。

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

天也。

○鴛鴦，於袁反。沈又音溫。下於，同反。又於，良反。至有節焉。○正義

曰：作鴛鴦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殘害萬物，奉養

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交接於天下之萬物，鳥獸蟲

句是也。自奉養有節，即下二章上二句是也。見明王急於萬物而緩於己，故先言交萬物而後言自奉養也。○交於至暴天。○正義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萬物皆天子立制節其生殺，與之交接，故言交於萬物也。有道者謂順其生長之性，使之得相長養，取之以時，不殘暴天，絕其孩幼者，是有道也。不暴天。

王制文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傳 典也。鴛鴦，匹鳥。大平之時，交於

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云匹

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為雙，性馴耦也。此交萬物之

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

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大音泰，揜於檢反。馴音巡，又音昏。獺，勑，勑，勑，反。

兩

又他。君子萬年，福祿宜之。○傳 云：君子謂明王也。交於

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正義曰：古

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欲取鴛鴦之鳥，必待其長

大於其能飛，乃畢掩之而羅取之，不於幼小而暴天

也。非但於鳥獨然，以興於萬物皆耳。至獺祭魚，然後

取魚，豺祭獸，然後捕獸，皆待其成而取之也。君子明

王交於萬物之德如是，則萬年之壽及福祿並皆宜

歸之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傳 興也。至羅之

○正義曰：以交於萬物，則非止一鳥，故云興也。言舉

一物以興其餘也。又解正舉鴛鴦者，以鴛鴦匹鳥也。相匹耦而獲，馴則易得也。易得尚以明萬物皆然，故言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也。又言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此即取之以時之事也。謂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網畢翳。註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以畢羅異器，故各言之。大東傳曰：畢所以掩兔，彼雖以兔為文，其

實亦可取鳥故此鴛鴦言畢之也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匹鳥至散時○正義曰申說匹鳥之意止則耦飛則雙性馴善而相耦則取之易得故詩特舉之鴛鴦即是萬物之一而傳以為興故又解之此交於萬物之實而言興者欲廣其義故也箋又止言魚獸二事者以天之生物飛走而已經已言鳥又舉魚獸則可以兼諸水陸矣且因王制詩傳之成文也此豺獾祭時魚獸成就皆是魚獸放縱分散之時故鴛鴦在梁戢其左翼言休息也

云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戢側立

反韓詩云捷也捷其囑於左也恐丘勇反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云遐遠也遠猶久也乘馬在廐摧之秣之

以

猥

云摧今莖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

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恒日則減焉此之謂有節也○乘馬王徐繩證反四馬也鄭如字下同廐

反莖采臥反韓詩云委也委紆偽反猶食也芻楚俱音豫齊側皆反本亦作齋饌仕戀反減古攬反

鴛至恐懼○正義曰言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雄者而言耳此舉鳥不恐懼亦廣與其義禮運曰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洽鳳以為畜故鳥不獮麟以為畜故獸不狘是水陸飛走皆可擾馴也白華文與此同但

彼言申后見黜故以陰陽相下為義此興取自安故與此異也○摧今至有節○正義曰傳云摧莖轉古為今而其言不明故辯之云此摧乃今之莖字也言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之於廐者以王馬多矣而

此言在殿明是王所乘馬天子之馬而不常與眾言
 愛國用也序言自奉養非王身上章為與知此亦與
 故言以興於其身亦猶然也齋而後三舉設盛饌三
 舉節是設盛饌也恒日則減焉唯一舉也齋為有事
 故三舉恒日無事而一此之謂有節天官膳夫云王
 日一舉註云殺牲盛饌曰舉又曰王齋則三舉是恒
 日則減焉因奉養先盛而倒言耳此不言朔月而王
 藻云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明朔必加於恒日
 不知為同齋三太牢為降二太牢也玉藻曰少牢與
 周禮日一舉不同者鄭志答趙商云禮記後人所定
 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
 難據也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為正然則為
 記有參差故不同也**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艾養也云明王
 愛國用自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久為福祿所養也
 魚菴反徐又音州乘馬在殿秣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云綏安也○綏上果反又如字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戾虐也暴虐謂其

政教如雨雪也○頍弁缺婢反著弁貌說文云舉
 頭貌燕樂音洛卒章同燕又作宴
 雨于付反頍弁三章章十二句至是詩○正義
 卒章同曰作頍弁詩者時同姓之諸公刺幽
 王也以王之政教酷暴而戾虐又無所親不能燕
 樂其同姓親睦其九族孤特傾危將至喪亡故同
 姓諸公作是頍弁之詩以刺之為不能燕樂同姓
 明諸公是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言諸公
 者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也九族
 亦同姓見諸公非一容九族之外故言同姓以廣

之不能燕樂，即亦不能親睦。親睦由於燕樂，以經責王不燕樂，今不親睦，故分而言之耳。暴戾無親，即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是也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三章皆上六句是也。孤危將亡，卒章四句是也。其首章二章上六句，懼王危亡，庶幾諫正，亦是將亡之事也。經序倒者，序述論其事，由暴虐無親，故不能燕樂為事之次，經則王為不能燕樂，故先言之。

有頍者弁，實維何何。

傳

興也。頍，弁貌。弁，皮弁也。

傳

云實

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朝服直遙反，下皆同。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傳云旨嘉皆美也。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

族人宴也。言其知其禮而弗為也。豈伊異人兄弟

匪他。

傳

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

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為也。葛與女蘿，施于松柏。傳葛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喻諸公非

自有尊，託王之尊。

傳

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

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已之將危亡也。

○葛音烏，說文音平，寄生草也。爾雅云：寓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以鼓反。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傳

弈弈然無所薄也。

傳

云君子斥幽王也。幽王久不與

諸公宴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亡已無所
依怙故憂而心奔奔然故言我若已得見幽王諫正
之則庶幾其變改意解懌也

○奔音亦說音悅懌音解亦本又作釋怙音戶解

音有頰至說懌○毛以為有頰然者之皮弁實維

伊何乎宜在於首以為表飾也以興有尊貴者
之天王維如何乎宜君於上以正綱紀也爾王之酒
既旨美矣爾王之穀既嘉善矣足能具禮何以不用
與族人燕乎王所當與燕者豈伊更有異人疏遠者
乎皆王宗族兄弟非有他人何不燕而親之令為輔
助我所以欲王之親燕者以葛與女蘿施于松柏之
上非有自根依於松柏之根故松柏存而茂松柏殞
而亡是存亡在松柏以與同姓與九族附於王者之
側非自有尊託王之尊故王政明而榮王政衰而微
是興衰由于王政所以欲王之明也下四句義具在
箋○鄭以為王服是有頰然者皮弁之冠是維伊欲

何為乎宜當服之以燕而王何以不為餘同○興
也至皮弁○正義曰以頰文連弁故為弁貌弁者冠
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
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
服之故知皮弁也傳興理不明王肅云言無常也興
有德者則戴頰然之弁矣下章肅又云言冕其在人
之無期也其意以傷王無德將不戴弁孫毓以皮弁
非唯王者所服雖倍臣卿大夫皆得服之不足以為
王者廢興之喻以王說為非案昭九年左傳王使詹
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僖八年
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故以為喻也
○實猶至視朝○正義曰釋詁云寔是也實寔義
同故實亦為是也言是維伊何問其所用之辭則此
皮為燕之服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玉藻文燕禮者諸
侯燕臣子之禮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
子亦自以朝服燕也且此詩責王不燕而舉皮弁是
天子燕用皮弁明矣若然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

而養老註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周人循而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委貌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如彼註則天子之燕用玄衣此言皮弁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玄冠親同姓用皮弁也賓之初筵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葛寄至松蘿○正義曰葛釋草無文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耳陸璣疏云葛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恬美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為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葛亦奔然無所薄也○正義曰奔奔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為無所薄也下章傳曰惻惻憂盛滿言憂之多○君子至解懌○正義曰以正不燕樂而欲見之故知君子為幽王也此悅懌文與下章有戒相值有戒冀王之善則此亦冀王意悅懌故云庶幾其變有頍者弁實維何改意解懌言當開解而悅懌也

皆

期 云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期本亦作其音基王如字 **爾酒**

既旨爾殽既時 時善也豈伊異人兄弟具來 **云**

具猶來也 **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怲怲兵命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

人兄弟甥舅 云阜猶多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

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正義曰釋親文也此諸公而及甥舅以甥舅王之外親皆是緣王與衰故亦欲從王燕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霰暴雪也云將大

之也 **雨雪始必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氣而搏謂之霰久而**

乎

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霰蘇薦反。消雪也。字亦作霓。搏徒端反。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云王政既衰。我無所依。怙死亡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且今夕喜樂此酒。此乃王之宴禮也。刺幽王將喪亡哀之也。

○喪息浪反。幾居豈反。如彼至維宴。○正義曰。言注同。樂音洛。復扶又反。○王政教暴虐。如彼天之雨。下大雪。其雪必先集聚而搏。維為小霰而後成。為大雪。是雪有漸也。以與幽王之為惡。亦初為小惡而成。為大惡。亦惡有漸也。王漸益惡。今則大甚。王若覆滅。則已亦喪亡。我等死與喪亡。無有日數。復無幾何。與王相見。永不得王之燕禮矣。且自相與喜樂此酒於今之夕。以王必不燕已。故自巳酒維當王之燕禮。○

散 霰 雹

○霰暴雪。○正義曰。以此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為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也。○將大至大雪。○正義曰。先集者。謂雪集聚也。解雪當能下而言集意。天將大雨雪。其始必微溫暖。雪自上下逢遇。溫氣消釋。集聚而搏。謂之霰。積久而雪之寒氣勝此。溫氣則大雪散下。是雪有漸。故喻王惡自微至甚。如先霰後雪。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盛陽氣之在雨水。則溫暖為陰氣薄。而曾之不相入。則搏為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曾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故言遇溫氣而搏也。

頌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

以

詩也。○牽胡晴反。車軸頭鐵也。嫉音疾。又音。自妬丁故反。販必邁反。又如字。下註同。○**車**。五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作車。牽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當時褒姒在王后之位。情性嫉妬。由物類相感。而小人道長。故使無道之輩。並進於朝。讒佞巧言。傾敗國家。令王之德澤不加於民。使致下民離散。周人見其如此。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幽王欲令代去褒姒。敎幽王改修德教。故作是車。牽之。詩以刺之。上言大夫。下言周人。見大夫所作。述衆人之意。故也。此經五章。皆以褒姒嫉妬。思得賢女代之。言思變季女。是褒姒嫉妬也。德音來括。是民已離散者也。令德來教。欲王之改修德教。是德澤不加於民也。故皆反經而序之。所以相發明也。

間闢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 ○興也。間闢。設牽也。變。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云。逝。往也。大夫嫉褒姒。

之爲惡。故嚴車設其牽。思得變然美好之少女。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既幼而美。又齊莊庶其當王意。○變力竟反。齊側皆反。下。匪飢匪渴。德音來括。括會也。云。時讒巧敗國。下民離散。故大夫汲汲欲迎季女。行道雖飢不飢。雖渴不渴。覲得之而來。使我王更修德教。合會離散之人。○括本又。徐古潤反。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云。式。用也。我得德音而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好呼報反。間闢。至且喜。○正義曰。周人惡褒姒。註下並同。嫉妬。讒佞在朝。欲得賢女以代之。故。

三詩

及古

友
雖

言已欲間關然以設車之牽兮思得變然美好齊莊
之少女往迎之兮若有此女可得往迎其於行道雖
飢非以為飢雖渴非以為渴所以然者覲望此女以
令德善音來發教諫於王使施行德澤會合離散之
人凡人之喜樂須賢與共之我若迎得此女須無同
好之賢友猶用是得賢女之故燕飲酒相慶而且喜
樂○嬖嬖之甚思賢女之幼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
○間關至有齊季女○正義曰以連言牽兮故知
間關設牽貌牽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故言設牽也有
齊季女者采蘋經文也以其當為王后欲代嫉妬明
其非直幼少而已是以箋述之云既美
好而少又有齊莊之德庶其當王意也
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
○依茂木貌平林林木
之在平地者也鵲雉也辰時也
○云平林之木茂則
取介之鳥往集焉喻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

美
及疑乃

來配之與相訓告改修德教○鵲式燕且譽好爾無
射
○云爾女女玉也射厭也我於碩女來教則用是
燕飲酒且稱王之聲譽我愛好王無有厭也○射音
厭於豔○依彼至無射○正義曰既思賢女欲以配
反下同○王又欲王有美德致此賢女故言依然而
茂盛者彼平林之木有往集之者維為鵲雉也此鵲
雉及取介之鳥由平林之木茂故往集焉唯茂林
之德者君子之身有來配之者維為碩女也此碩女
有齊莊之德由君子之身美則來配焉是美德能致
碩女也如此則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彼有美大
之賢女以令善之德來配於王與王相訓令王改脩
德教我用是之故則燕而飲酒且稱王之聲譽又愛
好汝王無有厭倦也○依茂至辰時○正義曰依
為林之狀以茂而致雉故知依為茂木貌也周禮有
山林林麓不在平地此云平林故為林木之在平地

幽

心

也。鷓鴣釋鳥文。以說文云。鷓鴣長尾。雉走鳴。乘輦尾為防。鈴著馬頭上。陸璣疏云。鷓鴣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鷓鴣。其尾長。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鷓鴣。鹿者似鹿而小是也。此鷓鴣是雉中之別名。雉性取介。故箋謂之取介之鳥。士相見。註云。贊用雉者。取其取介。交有時。別有倫。雉必用死。為其不可生。服是取介也。以雉有取介之性。雖無旨。喻碩女有貞專之德。碩大也。言美大之女。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云諸大夫覲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此燕飲。殺雖不美。猶食之。必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至也。○樂音洛。是相於非一之辭。故言諸大夫也。人

折

之飲食。必樂其旨。嘉今喜而用之。故不待旨。嘉經再言庶幾。其意則同。故箋於食之下。總云。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已得輔佐之也。說燕樂之事。而言無德者。以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友。以已為主。引人從已。自己而言。故云。已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為主。持已就人。自己而言。故云。已身無德。為謙辭耳。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云陟登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為薪。析其木以為薪者。為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妬之女。亦為其蔽君之明。○木。星歷反。柞。子洛反。湑。思攸反。茂盛也。鮮我覲爾。為于偽反。下亦為同。辟。婢亦反。又音壁。我心寫兮。云鮮善觀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

詩

卷十四之三 二十二

及古

我心中之憂除去也。

○鮮息淺反徐音仙觀古候反女音汝行如是下孟反一本無

行○當必析伐其柞木以為薪析伐其柞木以為薪

者以此柞木其葉滑滑然茂盛今為其蔽岡之高故

我伐而去之以興有賢女居彼王后之位則必辟除

多為其蔽王之明故除而去之善乎我得見汝之新

昏賢女辟除襄如如是則我中心之憂寫除而去今

喜之至也○登高至之明○正義曰以析者是除

去之辭又言潛兮為茂盛故喻其蔽岡之高以喻取

一象欲見其體而不得見之則為蔽也言為薪是廢

棄不用之辭故辟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

六轡如琴○景大也○云景明也諸大夫以為賢女

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

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騤騤然

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仰止

○仰之景行下孟反註有明行同牡茂○覲爾新昏以慰

我心○慰安也○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

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慰怨也於願反王

作以愠我心愠恚也本或作慰安○高山至我心○

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毛以為若得賢

女在王后之位則諫王使之為善庶幾於古人有高

顯之德如山者則慕而仰之有遠大之行者則法而

行之既慕德行善則調御有法如善御者使四牡之

馬騤騤行而不息進止有度執其六轡緩急調和如

琴瑟之相應也喻王法仰高大善御羣臣使有禮法

成其文章如六轡之御四馬也得賢女則令王如是

三詩疏

我所以願見之也。我若得見爾之新昏，使王改修也。如是則以安慰我心，除其憂矣。○鄭唯以景為明，為異餘同。○景明至有和。○正義曰：傳云景大釋，詁文箋必易之為明者，以行須行之，故以為明見其明。白可法，明亦大也。言高山者，以山之高，比人德之高。故云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也。且仰是心慕之辭。故為高德德者在內，未見之，言行者已見，施行之語。德則慕仰，多行則法行，故仰之行之，異其文也。六轡以御四馬，故以喻王御羣臣。六轡如琴，猶言執轡如組，轉相比並，以發明其意也。四牡傳曰：駢駢行不止，此亦然也。○慰安。○正義曰：傳以慰為安，箋言慰除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襄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襄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為慰安。凱風為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襄姒為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慰安也。

車牽五章章六句

